



在我人生路上，所幸曾得几位恩师指点，一路成长。而今，我也成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，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能够做到什么，享受满满职业幸福感，这一切都要感谢求学路上的几位师长，他们既是循循善诱的长辈，更是平易近人的朋友。

初长

小学三年级时，兰松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，也是我们的大队辅导员。几星期下来，我们都和他混熟了。兰老师是个退伍军人，一米八的个头，还是个灌篮高手。别看他个子很高，与我們在一起，他就是个大哥哥。体育课上，他教我们传球、投球，有时还像个小孩子似的要与我们三五个男生挑战。“战书”一下，激烈的“战斗”立即打响。他个子太高，我们怎么跳都不过他胸口，球自然抢不过来。于是，我们就要赖地抱手的抱手、搂腰的搂腰，不给他前进一步，逗得兰老师哭笑不得，干脆紧紧地抱着球，也要赖地直接坐在地上，故意气呼呼地喊叫“不玩了”“不玩了”……我们大眼瞪小眼，禁不住笑成一团。

我们总喜欢和兰老师呆在一起。冬天里，课间时间的教室外边，他往走廊的墙头上一靠，两手朝我们一挥。我们会意地跑过去，左右一排，往里夹攻，取暖的“挤油堆”开始了。一开始，我们怎么用力，兰老师就像座泰山似的一动不动。可不到一分钟，只听兰老师“哟呵”一声，左边的同学就“嘻嘻哈哈”地倒了过去；又听“哎哟”的一声，右边的同学“叽哩呱啦”也倒了过来……偶尔兰老师身子一抽，我们就“唏哩啪啦”地倒在一起，看的人笑了，倒的人也笑了，大家都乐开了花。

因为离家远，我们从三年级开



师路人生

● 梁 荣

始就在学校寄宿，每周一去学校，周三、周五回家。那时的学校条件简陋，经费不足，村里聘了一个阿姨帮我们煮饭，但米都要我们自己带过去。其它菜容易变味，大家只好用酸菜下饭，于是，每次离家到学校，我们都随身携带着够吃几天的酸菜。兰老师了解了我们的伙食情况，很担心我们的酸菜变质，就让我们把酸菜罐子放在他宿舍里，时不时帮我们加热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架起锅，一个罐子一个罐子地倒出来翻炒加热。在寒冬腊月里，每每吃到热腾腾的酸菜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。有时，他还会从自己的菜园里摘几把绿油油的青菜，用几块肥猪肉炼油，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菜汤。那味道鲜美得很，吃得我们“呵呵”直乐。我们也从家里带来感谢兰老师的瓜类蔬菜，他一地下锅，放上几颗指天椒，等我们下课后直接端到宿舍里，分给我们吃。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，我们一边吃着兰老师

做的美味佳肴，一边和他聊天说笑。几个不能吃辣的同学经不住诱惑也品尝起来，却被辣得流下眼泪，于是大家在宿舍里追逐玩闹，爆发出阵阵的欢笑声。有时，兰老师有事要忙，就把厨房的钥匙给我们几个班干部，让我们自己动手。一开始我们不会切菜，不会炒菜，兰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用刀，如何往锅里下油……在他的厨房里，总是充斥着满满的欢快童声和暖暖爱意，那爱里满是柴米油盐的味道，美味极了。直到今天，有时听到肉菜下锅啦啦啦啦的声音，那段经历还会在我眼前浮现。我想，那是温暖生命的记忆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怀。

我还记得申请加入少先队时，因为语文成绩不是很好，最后被班主任老师筛掉了。兰老师见我平时劳动积极，乐于助人，就找到班主任，任批准我的入队申请。

1992年，四年级结业，我考上了安陞乡中心小学民族班，自那以后，就很少见到兰老师了。1994年秋天里的一天，路边的桉树叶都已落了下来，我从同学口中得知，兰老师因心肌梗塞突发，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。听到兰老师离世的噩耗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如今，我也身为人师，也做了大队辅导员。跟孩子们一起宣誓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年少跟兰老师一起宣誓的情景，并时刻告诉自己：要做一个有爱心、有童心的老师。

青春

老许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。因为姓许，和我们哥们般相处，所以我们都称他老许。当时，我们班是学校出了名的“皮子班”——以顽皮、嘴皮子巧舌如簧，加上学习上

